

二十世紀

北京书画名家

迷評



梁鴻 著

學苑出版社



二十世纪 北京书画名家述评

梁鸿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北京书画名家述评 / 梁鸿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077-4309-8

I. ①二… II. ①梁… III. ①汉字—书法—研究—北京市—近现代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8611号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洪文雄

封面题字 绘画: 梁志斌

装帧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 010-67601101 (销售部) 67603091 (总编室)

印刷厂: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10×1000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38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前言 / 1

高山仰止纪群贤

——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综述 / 7

数行修竹翰林家

——论陈云诒书法艺术 / 29

书论渊博章草奇

——论章草大家郑诵先 / 32

江河万派此昆仑

——论郭风惠书法艺术 / 39

腕中有鬼爱蛭翁

——郭风惠与何绍基书艺之比较 / 63

偏爱刚强拜鲁公

——从“来今雨轩”牌匾谈郭风惠对承传颜字的历史贡献 / 77

老蔓盘虬作草书

——郭风惠《行草四屏自书诗》赏析 / 86

谓是篆籀非丹青

——论郭风惠绘画艺术 / 91

“入木三分骂亦精”

——论秦仲文其书其画 / 116

江山画谱待公编

——论吴镜汀书画艺术 / 143

先生健笔写雄鹰

——论李苦禅书画艺术 / 155

投老相看作幸民

——论钟刚中其人其书 / 175

画奇书老足怡神

——论彭八百其书其画 / 185

宏才自擅诗书画

——论孙荣彬诗书画印 / 204

南天北地一诗人

——论萧劳诗书艺术 / 215

附录

诗文书画 讲读一生

——论梁志斌的艺术创作与教学成就 / 222

前言

北京作为传统艺术的圣地，因其丰厚的文化土壤和包容的艺术氛围成就了 20 世纪以来的诸多书画大家，如齐白石、陈半丁、李苦禅、王雪涛等不胜枚举，也为那些因种种历史原因而被岁月埋没的书画家提供了存在的空间，如郭风惠、孙荣彬等，可谓一书一风景，一人一故事。独一无二的个人风貌促成了北京书画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形成了可与海派、岭南鼎足而三的京派艺术。这些成就卓然的书画家及其影响广泛的书画团体，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书画在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下顽强而积极地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艺术时空。然而学界普遍对这一时期的北京书画家缺乏基本的重视，名气的大小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标尺，于是精英、翘楚备受推崇，而那些市场“身价”不够、即使水平再高的“边缘书画家”也难入研究者的“法眼”，更无法奢谈对其艺术进行深入且系统地研究了。这是目前艺术界的通病，也是浮躁心态下的一种短识！

在绵延不断的中华艺术史中，我们不能只关注精英历史，只关注翘楚的存在与贡献，仅靠寥若星辰的翘楚或精英是承载不起厚重的历史和多彩的艺术长廊的。我们既要欣赏甚至追捧光彩夺目的艺术花朵，也要

关注那些相辅相成的一样美丽的绿叶，更不能忽略遮蔽于艺术大地之下的不可或缺之根；再者，成就一代所谓的翘楚或精英，需要集天资、学养、才情、功力等诸多因素于一身，同时也需要艺术家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和时代对他的选择。作为研究者应该站得再高些、看得再远些！

我之所以撰写本书，最直接的触动有二：

一是相关书画史记载中几乎没有提及过 20 世纪北京地区的一些重要书家，这一重要群体整体受到忽视。对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只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甚至有知名学者连该社的成立时间及主要人物都错写讹传。北京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作为业内人士，还原历史真相，为受冷遇者补写过往，责无旁贷。

二是家传。20 世纪北京地区的书画名家众多，书中之所以选择李苦禅、秦仲文、吴镜汀、郑诵先、萧钟美等部分大家，其原因在于他们均与父亲梁志斌多有交集，还有未受到广泛关注的陈云诰、郭风惠、彭八百、钟刚中等先生，以及鲜为人知的孙荣彬先生。本书所关注的这十几位书画家，都是父亲的师友，父亲是他们晚年艺术活动的见证者。他们或是书家中能画者，或是画家中善书者。父亲亲眼目睹过他们创作的风采和学者的风范，这又是何其幸也！作为诗书画艺术的承传者，父亲一方面担负着使命，在诗书画教学与创作中辛勤耕耘了五十载，如今桃李满京华；另一方面父亲谆谆嘱我记录下这一帧帧宝贵的历史剪影，精研这些前辈大家的艺术遗存，为的是不该忘却的那段记忆。

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后，除先后为《美术史论》、《美术观察》工作以外，便着手梳理和研究诸前辈的相关资料及艺术成就，尤以郭风惠的研究为最。诸如《江河万派此昆仑》、《腕中有鬼爱蛭翁》、《偏爱刚强拜鲁公》、《老蔓盘虬作草书》等论文，均为这些年来所作，算是“前期成果”，试图从不同角度充分阐述郭风惠先生的艺术成就。

秦仲文先生也是着墨较多的一位。他是20世纪北京著名的书画家、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擅长山水竹梅，精通诗文书法。30年代著有《中国绘画学史》。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画院一级画师及院委。1974年遭“黑画”批判，是当年唯一一位蒙冤去世的书画家。

陈云诰先生德高望重，作为跨越清末、民国、新中国三种不同制度的官员与学者，从清末翰林到文史馆馆员、北京书社社长，他一生正直清廉、饱学卓识。新中国成立前曾有“满城多榜书”的广泛的社会影响，是令人尊敬的一代翘楚。遗憾的是，在浮躁、喧嚣的今天，他的艺术价值几乎被历史尘封，为后人乏识。

孙荣彬先生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山西省财政厅厅长，主持编撰《山西府志》。擅长诗书画印，尤以隶书和治印为最，秦仲文先生的印章多出自他手，著有《拏哉吟稿》。“文革”时境遇不佳，孤苦潦倒。父亲访问时，他有诗写道：“已是贤豪多挚友，却将衰朽作通人”。表达出他对青衿学子造访的感慨与渴望，这使他对忘年知音有一见如故之感，愿意倾其所能地为青年知交写字画画。

父亲与诸位前辈的交往，算得上是书画艺术传承中的一段佳话。

据父亲回忆，他结识彭八百先生，是在1962年彭先生的书画展览会上。初始二人是探讨书法，当先生得知父亲希望诗词指导时，八旬彭老亲自带父亲拜访了以诗见长的郭风惠先生。父亲有诗记录：

踏破喧嚣访逸群，茫茫人境雪如云。

寻常巷陌寻常宅，藏有回肠荡气文。

郭先生读后非常高兴，一语中的地评价说：“你这是欲扬先抑”。

当郭风惠先生知道父亲想学画时，言道：“你应该画文人画，发挥你擅长诗书的特点，我可以教你，但我毕竟不是专业画家，当今北京画家中只有秦仲文的文化水平最高，你去跟他学，我写介绍信，你明天就去”。于是让父亲带着郭风惠先生自己画的一幅山水、一幅花鸟去请教秦仲文

先生，并嘱咐道：“秦先生眼界高、说话直，你拿自己的诗文和书法去拜访，别拿画去。”由此可见郭风惠先生在艺术上的博大胸怀及悉心至极。果然，秦仲文先生看中的正是父亲的能诗善书，建议他主攻梅竹，并常常示范、讲解画法。

当郭风惠先生去世后，秦仲文先生感叹说：“梁先生您不能没有诗词老师啊！”当时秦先生79岁高龄，父亲37岁，但秦先生始终这样称呼，足见一位长者对青年学子的谦和及自身的修养。于是，秦先生亲自带父亲拜访张伯驹先生。当时秦先生身体欠佳，不能行走，只好坐在轮椅上，让其孙秦维曾先生推着前往张伯驹先生住处。如此尽心地为后学引荐当时的诗词翘楚。当张伯驹先生读过父亲的诗后，马上拿出自己的《丛碧词》，在扉页上题写“志斌诗家存”并钐上印章。父亲说，当年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能与秦先生有这样一段受益终身的忘年交，实乃此生幸事。

从彭八百先生，到郭风惠先生，再到秦仲文先生、张伯驹先生，前辈之间了无门户之见，且各施所长、相互引荐，提携后学。这份真挚、仁厚、大气与包容，无不让我们今天的学人，油然而生的是敬意，甚而汗颜。这是前辈留给我们的可贵的精神财富，真可谓巍巍乎，高山仰止，隽永如斯。

也正是在前辈的映照和熏陶之下，父亲不仅仅在诗书画方面多有进益，其人格魅力也得以彰显。

“文革”后，秦仲文先生的夫人找到父亲，希望能为秦先生书写平反材料。在那段特殊的政治敏感时期，在无人敢写也无人会写这份材料的情况之下，父亲不惧个人“风险”，担当此任，字斟句酌，为洗清先生的“黑画罪名”付出心血文章，使先生在蒙冤四年之后，得以恢复名誉与尊严。父亲一介书生，热爱师长，伸张正义，此举赢得了知情者特别是秦仲文先生家属的由衷钦佩与感念。在为秦仲文先生补开的追悼会上，父

亲献上挽联：

文章道德垂风范，山水竹梅仰逸奇。

如今过去了四十年，每当父亲画竹梅时，都会想起秦仲文先生，有诗云：

不忘恩师秦仲文，画途指点入津门。

先生山水名天下，墨竹梅花更绝伦。

不见秦师四十年，已将事状入文编。

清晨临写先生画，一望梅花一怆然。

当年郭风惠先生患直肠癌，后期时身体虚弱，父亲提出为先生献血，并辗转买到“胎盘球蛋白”，以增强免疫力，先生老泪纵横，感激不已……

先生怀才不遇，后学潜心以事，共同的品好铸就了一段传承的佳缘。

这些前辈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能有年轻的追慕者孜孜以求地学习诗文书画，虔诚地尊崇这些被冷落的旧社会过来的宿儒，他们是心存感激的，在这种心境下，升华了的师生情感当然会化作一股力量，让饱尝了人生况味的老者倾其所有、呕心沥血地为青衿后学写字画画。郭风惠先生的诗句：

破晓衰翁拄杖行，人间天上太凄清。

是怜是妒谁能解？月姊身边一小星。

这就是饱学卓识且饱经风霜、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的郭风惠先生的晚境写照。“昨夜月明中，纸窗爬蜥蜴”、“有时欲死何能死，蚕老犹珍未尽丝”。恐怕最能贴切地表达出他们的精神苦闷与心灵孤寂，甚至是生命呐喊。因此写字画画不仅仅是希望后学流传的，也是他们聊以自慰的排遣方式，同时更像是回馈学生那份难得的胜似亲人的忘年交情。

以功利的眼光而论，这些墨迹在今天也许没有太火的市场或太高的价位，但却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它们见证了一段历史，见证了一段

高山仰止敬群贤，往事萦怀五十年。
说与女儿作文稿，殷勤写给后人看。
梁志斌诗

梁志斌赋诗手稿

真挚的忘年之交，见证了这些受尽磨难、处境潦倒的前辈留在笔端的至高尊严。这是一个寂寞的研究领域，不快不火不时尚，但本人当竭尽所能，将这一时期被尘封的书画前辈逐一梳理，使之得见天日。

本书出版之际，父亲赋诗一首，用以告慰前贤：

高山仰止敬群贤，往事萦怀五十年。

说与女儿作文稿，殷勤写给后人看（kān）。

以上即是我在本书开篇时说的话，亦为自序。

高山仰止纪群贤

——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综述

一

前不久采访王任先生的时候，见到一本《宁斧成金石书画集》，该书是为纪念宁斧成先生诞辰 110 周年而出版的，其中的一幅老照片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 1960 年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春节联欢的留影，那些已故的甚至是鲜为人知的艺术前辈们，曾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辛勤耕耘过，默默奉献过，他们不该被历史所湮埋，他们值得为后人所敬仰。

正是在王任先生那里，我有幸见到了已故著名书家刘炳森先生写给他的生日贺诗，诗中这样写道：“书社当年二小童，今朝忽已半成翁。丹青事业多歧路，翰墨生涯尽苦衷。厉雨凄风聊旧话，光天霁月展新程。吾侪日后犹加勉，伛偻相携是弟兄。”我们不难从诗中感受到他们二人几十年来的深厚情谊，同时也能理解刘炳森先生所感的书画事业的一路艰辛，以及时代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使命感。当然笔者以为更有价值的是，这首诗向我们清晰地透露出他们二人同为书社年轻成员的一段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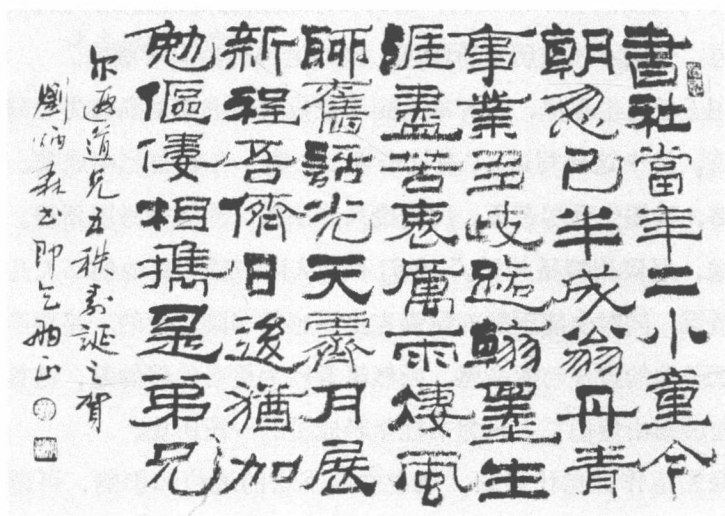
刘炳森先生作为当代名家，他在中国书坛的地位和影响，可谓众所周知，这里无需赘言。王任（字尔遐）先生现为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会长，

一九六零年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春节联欢



1960年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春节联欢合影

(一排右起：张汉文 龚怡轩 周谔度 陈云诰 溥雪斋 曲则成 孙荣彬 孙似楼；二排右起：宋君方 沈祖仪 曹家麒 于云翀 邵锐 吴兆璜 杨钧世 关松房 巫达斋 宁伯龙 惠孝同；三排右起：何炎 张敦源 郑诵先 刘子恒 康伯藩 李惺 赵质伯 杜襄 宁斧成；四排右起：金禹民 王传恭 翟奉南 归质忱 许林邨 董立言 徐焕荣 刘博琴)



刘炳森赠王任生日贺诗书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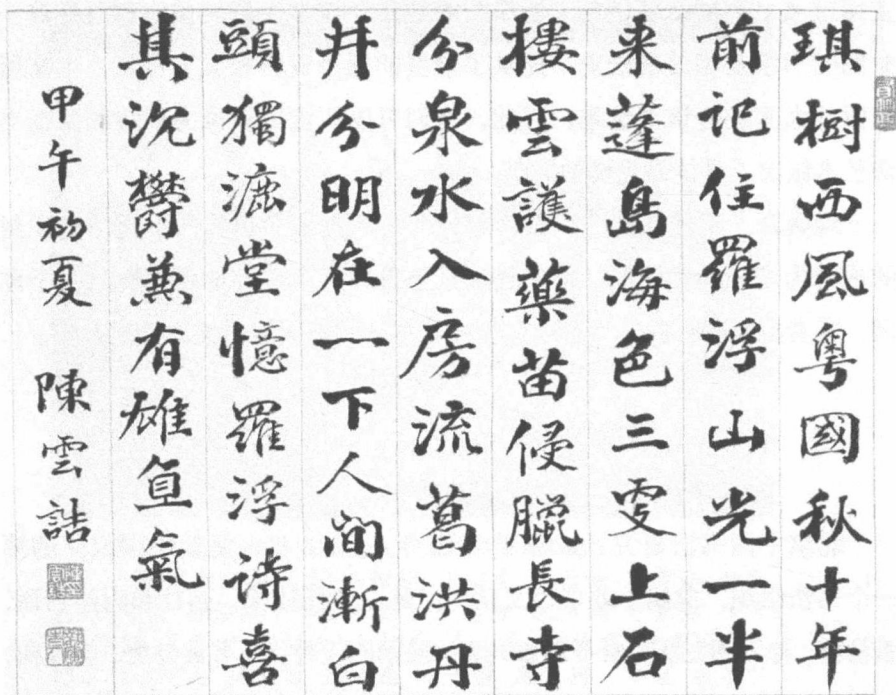
主编过《二十世纪京华名人遗墨》书法集。该书为我们关注和研究这一时期的书家及相关书法史，提供了珍贵的墨迹资料和文字信息，本文所用图片大多选自该书法集。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王任也为承传和弘扬书法艺术做出了具体而重要的贡献。

刘炳森、王任如此，那么，作为他们的前辈，那些几乎被历史尘封的或鲜为人知的前辈们，他们是否也该得到历史应有的定位呢？基于此因，笔者拟以现有资料为基础，将当年书社的重要成员做一简略介绍。

二

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于1956年9月16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书法组织，隶属于北京市文化局。陈云诰任社长，副社长为溥雪斋、张伯驹、徐石雪三人，常务理事九人，除前四人外，还有黄晏生、胡佩衡、赵枫川、董寿平、张珩五人，郑诵先同王传恭一起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北京什刹海的后海南沿26号张伯驹先生家的西屋。由于资料所限，现已很难准确地提供出书社第一批所有成员的名单，但可以肯定的是，该书社几乎吸纳了当时所有在京的书画名家。限于篇幅，我们先介绍以下几位前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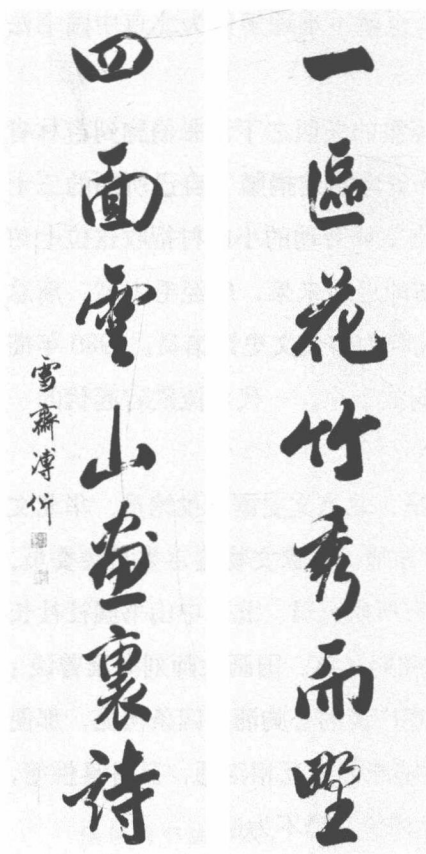
陈云诰：(1877—1963)，字紫纶，又字子纶，璜子，号蜚庐，学界称之为陈紫老。河北易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据《清史稿·本纪二十四·德宗本纪二》记载，为癸卯科翰林，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宣统三年任奕劻内阁弼德院参议。精通文史、诗词，尤擅书法，书宗颜体，笔法凝重，气势雄浑，亦工隶书，古朴天成。郭风惠诗中所说的“满城多榜书”就是指民国以来，京城多处的牌匾大都出自陈云诰笔下，足见其影响之大，其代表作有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楹联、北海公园三希堂匾额、景山公园明思宗殉国三百周年纪念碑等。1951年受聘于中



陈云诒书法作品

央文史研究馆，为首批馆员。北京市政协委员。1956年被推举为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社长。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型书家。

溥雪斋：(1893—1966)，满族，姓爱新觉罗，名溥伉，笔名南石、松风主人、琴徒等，堂号怡清堂、松风草堂。北京人，是宗室出身的书画家中成名较早的一位，擅诗文歌赋，长于书画，30年代有《雪斋画集》行世。书法初学赵孟頫，后学李北海，中年以后临摹米芾，所作行草最佳，兼精楷体，结体雍容华贵，笔法灵动中不乏劲健，出入锋及转折精微处更见超凡。其山水、花鸟、人物画俱佳，尤擅兰花，风格俊逸萧疏，颇具明清士大夫格调。曾任辅仁大学教授、美术系主任；曾组织松风画会。1952年北京文史馆成立时被聘为首批馆员。1956年任北京中国书法研究



溥雪斋书法作品

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协北京分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常务理事，古琴研究会会长。“文革”初期，不堪忍受欺辱，携女儿出走，最终下落不明，用启功先生的话就是“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可叹一代书家的悲惨结局，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张伯驹：(1898—1982)，名家琪，字丛碧，河南项城人，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后过继其伯父张镇芳。曾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民国四公子”，足见其显赫身份。著名词人、鉴定家、收藏家。著有《中国书法欣赏》、《中国对联史话》、《丛碧词·词话》、《诗钟分咏》等。1956年任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并提供出自己的

居所为书社办公之用。曾出巨资收购、珍藏了我国传世最古的西晋时期陆机的《平复帖》、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等大批珍贵文物。1956年初，张伯驹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晋、唐、宋、元字画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亲笔签发褒奖状，上写道：“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之后，张伯驹夫妇又无偿献出了《游春图》等十多件珍品，他在《春游琐谈》中写道：“此则终了宿愿！”由此可见张伯驹先生如视

珍宝地看待国家文物的崇高境界，从而也就不难理解他为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出资出力的“平常”之举了。

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61年在陈毅的关照之下，张伯驹到吉林省博物馆任第一副馆长，四年后又向吉林省博物馆捐赠了自己所剩的三十余幅书画藏品。“文革”期间，因张伯驹下放劳动的小山村拒收这位七旬老人，张氏夫妇不得不回京，户口问题却迟迟未果，后经毛主席、周总理的过问才得以解决。1972年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80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遗憾的是1982年病故于京。一代名流跌宕起伏的一生，着实令人慨叹不已。

张伯驹生前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京文史馆首批馆员、华北政法学院教授、燕京大学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等职，他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倾其所有，鞠躬尽瘁。国画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如此评价，恐不为过。

徐石雪：(1880—1957)，名宗浩，字养吾，号石雪。江苏常州人，久居北京。工书画，擅画山水、竹、兰、石、松，尤擅画竹，著有《竹谱》，论述画竹源流极为详细；书法宗赵孟頫，神形兼备，几可乱真；兼工篆刻及精工装裱字画、碑帖；亦能诗，著有《石雪诗草》。北京文史馆馆员，北京画学研究会评议，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

胡佩衡：(1892—1962)，名锡铨，字佩衡，号冷庵，以字行世。蒙古族，原籍河北涿县，因祖辈做粮商，迁居北京。自幼喜爱绘画，尤擅山水，苍茫深秀，在吴镇、王蒙之间。1918年入蔡元培创办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开始学习西画，1919年被聘为该会导师，并主编《绘学杂志》。1920年，成为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批研究员（学员），